

棉棉文集

棉
棉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棉 棉 文 集

棉棉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鹏群

封面设计:英 子

责任监制:刘青海

棉棉文集

棉棉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发行

(西安长安路工号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8-1103-3/I·330

定价:30.00 元

目 录

序棉棉的危险	4
啦啦啦	6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42
香港情人	58
盐酸情人	84
我是个坏男人或者生日快乐	105
一个病人	119
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	126
九个目标的欲望	147
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	172
糖	190
棉棉创作年表	348

序 棉棉的危险

棉棉进入文坛以来，很多人都想认识她，这是因为读了她的小说？或是听说了有关的传闻？棉棉的故事比她的小说更有吸引力（至少在圈内），而她的那些故事大都是通过她以及众人的嘴向外传扬的，并非通过她的笔。她这人的确是一个异端，但失以为不是思想观念的那种异端，她的身体性和行动性让文雅的文学专业人士大为震惊。

棉棉的确与众不同。她这样的人至少我是第一次在文学圈内见到。交谈中，无论她的表达方式或是涉及的内容都显得不可思议。棉棉滔滔不绝，思维十分奔逸，她总是谈论自己，故事大多令人惊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得出棉棉喜欢自我表现的结论，后来，相处的机会多了，你发现她不过是在做噩梦。有一些本质上可怕的事折磨着她，幸亏她有此良好的宣泄习惯，否则……

棉棉的小说与她的说话方式有显然的共通之处。若你没有和她交谈过，会认为这样的小说已达到某方面的极致。听她谈论一番后你才知道她做的远远不够，与那些“本质上可怕”的事实相比，她的写作太软弱无力。因此在南京时我才会对她说：“你有责任。想想看，那么多人的出生入死，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将它们写出来，那就不同了。想想吧，那么多人的出生入死，你与他们曾命运与共，现在你是劫后余生，上帝又将一支笔交到了你的手上，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话说得多了，连我自己也相信，我相信棉棉的写作比别人更具有某种必要性，她肩负着对某些不为人知的被唾弃的“贱民”的责任。

棉棉曾深入到存在的最深处、最黑暗处。这自然不是浮泛造作的深入生活投身时代所能涉及的。棉棉的经历在她的身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为此她付出了不可逆转的代价，并不能做到皮毛无损。因此对她而言，噩梦依然存在，甚至就是现实，今天的生活对棉棉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怎样将注意力适当地从自己那里转移开，对棉棉而言是一个考验。虽然她与“七〇后”女作家们一样，渴望爱

情、热衷于自我、对时间敏感、向往物质和金钱……但她如何能将这些主题单纯地置于阳光中而不看见深重的阴影？我想那将是十分困难的。

棉棉与文坛的关系亦相当危险。开始，人们对她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对她特有的风格一时间也推崇备至。但在本质上棉棉是不属于这个文坛的，她既不能认同于体制内享有头衔的作家，与体制外以文学为己任的专业作者也相去甚远。人们的新鲜感一过，对她的评价只会越加苛刻。虽然我个人认为棉棉的写作既不在体制内亦不在体制外恰好说明了文学的自由本质：它是属于每一类别人群的事。但这一认识对作家棉棉的生存并无意义。文学的权威性被专业人士垄断岂非一日。

棉棉的危险还来自于她置身的所谓“七〇后”作家群。这个群体的写作已日益时尚化和商业化。棉棉的故事给这个群体提供了主要的标识性符号。一些女作家在时尚的意义贪婪地使用它们，以获取尽量大的商业利益。无人有耐心仔细分辨真伪，他们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这类具有共同特征的作品。棉棉的小说若被接受是和它的赝品在一起的，如果被拒绝也将被作为生活的赝品。如何将自己区别于一种迅速堕落的写作是棉棉的又一难题，况且这写作的特征由棉棉发明。

由以上问题引发，即便棉棉想有所区别也已很难，因为“严肃的写作”想把她钉在“七〇后”女作家商业写作的耻辱挂上。虽然从一开始棉棉就不断辩说自己不属于“七〇后”作家群，一开始就指控有人对她进行模仿。但人们习惯于将此理解成利益之争，并不关系到原则。

我不知道棉棉是否准备将写作作为自己日后的生涯。如果她决意如此我们不免担心，从经验上说她将面临种种危险。除了个人的精神目标，还有必须涉足的文坛，一时间内忧外患，她是否能够对付？往日的生活虽惊心动魄、生死攸关，文学的道路也一样充满险恶，甚至情形更加复杂难料。作为棉棉的朋友我祝愿她如愿以偿，她显然的才能、她的良心，最后是她乖谬的命运将会在此事上帮助她。

唯 唯 唯

——给廖凯

皮肤

在幸福地颤抖

灵魂

喜悦地来到了眼睛

——艾伦·金斯伯格

1

山顶上有一座温暖的大厦，舒舍的家，昂贵的椅子，红色的扶手，但被允许进去之前。你休想了解它。

可怜的 OTIS，离开我们上了天堂，我留在了这里，为了将她歌唱。可怜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血红的衣裳，可怜的 OTIS，离开我们上了天堂。

当时唱机里正放着 THE DOORS。我昧的初夜似乎和暴力有关，这违背了我多年的性幻想。我喜欢他的皮肤，他的嘴唇非常软的他的舌头给我带来幻想。我搞不懂这个男人脸上奇怪的兴，我无法找到我想象的需要，赛宁怀抱里的我像一只一声不吭的苦恼的猫。

他用疼痛埋葬了我，覆盖我的是一种陌生的物质，唐突而逼真。

从我身体里流出的我什么也不是。我走进洗手间，迷糊的镜中反映出一张为这糊的脸，他是个陌生人，我们在酒吧相识，我熟悉他眼中的波涛，我不知道他是谁。

2

那是家破得有点让人伤心的酒吧，坐在吧台上的我像一轮空虚的月亮，明亮而又寂寞。背景音乐是一个懒洋洋的男人絮絮四四地唱着“YOU ARE SO COOL YOU ARE SO COOL”。

我刚来这个南方小城，那个向我晃过来的大男孩穿着一条可笑的花裤子，他走路的样子是左右摇摆的。当他走近，眼中那暴烈的

天真令我迷惑。我闻到了他头发的香味，他留着一头光洁笔直的长发，我喜欢他的头发。

那种单纯的感觉是渐渐到来的。他开始在我身边谋谋不休地谈论起各种牌子的冰淇淋（当时我正在吃一份不知什么牌子的香草冰淇淋），他告诉我他喜欢吃巧克力，他妈说过命苦的孩子喜欢吃甜食。他因喜欢吃甜食而预感自己将在三十岁后发胖，四十岁时谢顶。

我觉得这个自说自话的叫赛宁的似乎对我很感兴趣，他身上有很多颜色，每种颜色都让我开心。在他那缺乏联贯性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吉他手，他想有自己的乐队，他向往那种有舞台的酒吧，人们会去那里寻欢作乐，而他只想在那儿尽情演奏，直到无歌可唱，直到他被人们赶走，而他只属于那种酒吧，他只属于那种地方。

我一脸崇拜他问他那种地方在哪里？他说他还不知道但他一定会找到。我喜欢极了那双天真的让人心疼的眼睛，大大的，富含水分。他是那种孩子气的、诗意的、坏坏的、厚嘴唇的大男孩，这是我喜欢的型。当时我莫名其妙地预感到快速地活着英年早逝留下漂亮的尸体是他的一种命运，这预感立刻让我进入了生命中从未有过的突如其来的兴奋之中。

我说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好吗？

他说你很想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嘛！我把我的故事都告诉你你就跟我回家好吗？

这是第一个向我求欢的男人，天知道我为什么立刻就答应了他。我的期待模糊而诗意，我的幻想潜藏着黑暗。

他说我喜欢那种来自破碎家庭的、拼命吃巧克力的、迷恋雨天的女孩，我一直在等那样的女孩。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说天啊！来自破碎家庭的、拼命吃巧克力的、迷恋雨天的女孩，那就是我啊！

事实上他从不对我说他的故事。他经常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我很适合他的身体。这个男人似乎是我期待已久的，他令我兴奋，他能够令我在他面前赤裸，与他亲密，却无法令我从容，令我温

馨。

我说赛宁什么是高潮？

赛宁说你经历了就会知道。

我认为这个男人要的是风情，而我是最差的，可是天啊我该怎么办呢？

赛宁和三毛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我瞪大眼睛跟着他们四处走。

你就是那个想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的女孩吗？

这是三毛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三毛说和一个想搞清楚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在一起是安全的。

那时中国很少有摇滚音乐会，他们经常为一些蹩脚演唱会作暖场，他们曾被哄下舞台，但他们不在乎。赛宁说他迷恋现场，无论哪种现场，只要可以演出他就会答应。他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主流的理由，对他来说只要有得玩就行了。我觉得他们挺悲壮的。对于那些耻笑他们的人，我会说我的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另一个不是为你准备的，从来就不是。

我每天打电话给赛宁，我渴望和他单独约会，我千方百计讨他欢心。可他对我毫不领情，他搞得我虚虚实实反反复复。他那随时随地的充满想像力的爱抚让我成了一个毫无想像力的人，他似乎令我在鬼魂的世界里迷了路。

他有时也会突然关心我，他会为我送来我爱吃的早餐，他会为我小心翼翼地挑选服饰，他知道我喜欢吃草莓，在买不到草莓的季节里，他会突然为我捧来一个草莓大蛋糕，他会把蛋糕上那些可爱的草莓一片片送到我嘴里，要知道从来没有男人对我这样过。

有一次他弹琴唱歌给我听，我在他的床上跳来跳去，他看着我说小兔兔告诉我你最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都会给你。我说我要你是我的男朋友我要那种叫爱情的东西。他一脸阴沉地说只有女孩子才交男朋友，女人交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

我哭了，仿佛又回到未成年期，只是给我零用钱的父母在此时

换上了赛宁。他突然温柔起来，他过来抱我，他舔着我脸上的眼泪，他甜蜜得像一块巧克力，他用极轻的声音安慰我宝贝别哭千万别哭，你应该笑你的笑很灿烂的。他说爱有很多种，如果你只想要一种，你永远都会失望的。

我说赛宁你说过没有做过爱的女人是青苹果，做过爱的是红苹果，做太多爱的是被虫蛀过的苹果但那能给你一种残缺美。我现在认为你是个混蛋！我不要做你的什么苹果，如果你不爱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是说真的。

赛宁说好吧你走吧，我不想你爱我，更不想这么快，你走吧，我想我不爱你。

这个混蛋就这么把我给赶走了，他是强盗，把时间和生命从我体内抽走，毫不客气。

3

赛宁在离开后的某个下午，在某条大街上，他看到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孩，一样的迷你裙，一样的长发。在尾随其后很长一段路时，他总结出那女孩的双手和双脚和我的很不一样，而他认为一个女人的双手和双脚是最微妙的。于是“坏孩子赛宁”在对我双手双脚的怀念中飘回了家，并且开始反省。

而那个时候我每天在心里对赛宁发第六感应赛宁快来找我吧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可爱的女人了如果你不爱我我会用削铅笔的小刀杀死你一只小鸟停在了小赛宁的尸体上。

我们分开的几个月以后，一个平常的晚上，我看见这个我始终看不懂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外，他迅速地拥我入怀，他说宝贝你瘦了很多。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浑身发软了。

那个时候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富有的人，和各种讨生活的人。这个城市总是如此潮湿而闷热，街上总有那么多失魂落魄的人。我们手拉手走到某条大街上，手拉着手像一对伤心的朋友。我们来到了那家酒吧，在我为自己点了一杯可乐的

时候他说你别着喝可乐，女人应该喝喝酒。

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故事。他的童年备受恫吓，他的父母是那个年代的“艺术政治犯”，他母亲最热爱的诗人是叶赛宁。他出生于西北某个劳改农场，九岁时父母得以平反并且离婚，他随父亲去了英国，现在他刚从英国回来一年。他父亲固执地想让他成为像帕格尼尼一样的小提琴家。他的第一把小提琴是父亲用竹竿做的，他童年的琴声是父亲为他哼的。赛宁说我现在老爱故意跑调的毛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平反得很晚，不然早就离婚了，小时候我爸爸走向我时我总是不知道他是会抱我还是会打我。我想我继承了我母亲的忧郁症，我父亲的暴力，其实我也不想我自己是这样的。

赛宁脸上“可爱的愤怒”让我心疼。我说赛宁你是你自己，无论你是谁，我都爱你，真的。

伯明翰，糟糕的地方，工业城市，街上有很多失魂落魄的人。那是个和我没什么关系的地方。我情愿喜欢英国的乡村，那里有很多可爱的随处可见的小酒吧，我有时很想一辈子住在那儿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写歌。

当我把手中的小提琴换成吉他，我觉得音乐不再拒绝我了。但是我和父亲的关系就变得更加恶劣了，他永不停止地干涉我的生活，我们总是吵架，这是很伤心的。

嘈杂的酒吧里又放起了《YOU ARE SO COOL》，赛宁变的害羞起来，他的脸上漂流着月光的气息，现在的他如此安静，甚至有些无助。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杯子，就像在梦中一样。

看来这酒吧没几张唱片。

又放到这首歌了。

给我一个机会，让一切完美。你可以让我飞到很远，你很容易让我快乐，也很容易让我悲伤。我想这就是你的力量。

我不停地点着头说是的是的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们像两颗珍珠一样坐在酒吧里发光。我们打电话叫来了乐

队的朋友。赛宁说他没想过他也会恋爱,他很难相信一个女人,他本来以为恋爱是中年以后的事。

三毛说我和赛宁是天生一对,他说我对赛宁的音乐有着长久的回吻,并且我们都具有那种惹是生非的气质。

我们拼起了一张大桌子开始大声喧哗彼此吹捧。三毛还拿来了“披头士”的唱片在酒吧放。酒吧的食品很难吃,啤酒是热的,女服务员态度生硬直截了当,赛宁说这像矿工的酒吧所以他喜欢。

我们的“喜宴”最终由于某个在洗手间门口偷看我的男人被三毛发现而陷入一场混战中。两帮人把酒吧打了个底朝天,酒吧的老板听之任之。我看见赛宁一个袖子没有了另一个袖子也没有了,我哭着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三毛拿着把大铲子站在中间一动不动,赛宁不知什么时候戴上顶小帽像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终于,对方有人高叫一声别打了我们都是外省人不能让当地人看笑话!

混乱顿时结束,赛宁把帽子还给了对方,大家各自赠给酒吧一些钱,最后我看见他们还互相握了握手。

所谓幸福,就是明知那黎明将至的黑夜中酒吧已离我很远了很远了,我却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4

赛宁用发胶不厌其烦地把长头发往上梳起拢成一个椭圆形,我大笑起来。据我所知他向来讨厌猫王的虚伪造作。赛宁在房间里上窜下跳,他翻出条破旧的大喇叭裤,他说这是他在英国唯一的好朋友送的他从来舍不得穿它。他在身上挂满了那些浮躁得一塌糊涂的挂件他疯疯颠颠地在我面前边唱边跳。

待我如果子待我凶残,但爱我;撕碎我虔诚的心,但爱我;无论你去哪里,清带着我,否则我会寂寞我会悲伤和忧郁;亲爱的爱我,别让我为你哭泣,我是如此寂寞;永远亲爱的,我会乞求和偷欢,渴望你的心与我的心相近,如此相近;亲爱的,我跪下乞求,我只是恳求,恳求你爱我。

伤痕累累的赛宁,像一只花蝴蝶一样的赛宁,他把我抱到那只可爱的小冰箱上他说外星人派我来找你。我们开始亲吻,彼此亲吻,直到那成为一种痛苦。我第一次赤裸地看着这个男人赤裸的身体,沉默是一种最温柔的围困,我的爱欲藏在他的身体里。他的汗水飘落在我的脸上、背上、胸上,我迷死了这飘落的过程。耳边的每一种声音都来自最远的地方,当赛宁把我放在他身体之上时,他说小兔子你是我的好吗你永远只是我的好吗?一片深紫色就这样神秘来到我眼前,我丢失了我的呼吸,我害怕自己会飞走,我不得不喊叫,我无助的身体,我赞美我的身体。我听见这个男人最后几乎是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要记住我,就像记住你自己。

在我经历着这一刻迅速醒来的那一刻,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女人,而故事总是要有代价的。

5

在1992年的床上我想起这一无数记忆中永远的定格,以及与之相连的所有热情、幻想、饥饿、恐惧。我有些迷惑,三年过去了,我现在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妮?高潮的真谛是什么呢?今天赛宁对我第二次重复了“你要记住我,就像记住你自己”这句话。我不知道他重复这句话是因为他的高潮,还是因为我又一次知道了他偷情的事实。

在我唱歌的夜总会只有老天知道每天到底有多少起不道德的交易。有很多来自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女孩在这里讨生活,旗是那些穿来穿去的“陪酒小姐”中的一个。她长着一张困惑的脸,她的脸本身就像一个问号。一个偶然的机我知道她叫旗,她和我来自同一城市,她没有父亲。又一次偶然的机,我们在一起喝酒,在她和我讨论了《少女杜拉的故事》之后,我们成了朋友。今天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要我去她家,她说她要跟男肌友分手,她说她需要一个观众。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旗了,我从没听说她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她在这里有家,以前她总是东住西住的。

以前我不喜欢有自己固定的住处,直到我遇上他,他是个大男

孩,但他照顾我,我们在一起,在一起昏天黑地地喝酒,他给我恋爱的感觉。

旗给我倒了些芝华士,我发现她这里没有任何一样可以抠在一起喝的东西,她说她就爱这样喝。赛宁也喜欢这种喝法,我不喜欢这个牌子,我也不习惯这种喝法,这样喝酒像酒鬼。

小小的旗今天冷冰冰的,她始终不告诉我谁是他的男朋友。

我曾在家翻箱倒柜地为旗找书,我对赛宁说这是个可怜的女孩。赛宁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一个人可怜?你对病态的寄予厚爱,其实这很不道德。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你现在变得怪怪的,以前你也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我只知道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我是那个必须去帮助她的人。

我看着旗的家,我很喜欢她房间的摆设,简单、舒适、敏感。我想我是没有看错她,她是很有意思的人。

我们听见了钥匙转动的声音,开门进来的是赛宁。

我惨叫一声,这一刻太刺激。

我说旗你觉着这样很好玩吗?

赛宁像个白痴一样站在我们面前,他的眼神很单纯,没有一点愧疚和紧张。

我说赛宁你跟我回家!

赛宁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往外走,我们身后传来了旗冰冷的声音这个男人我比你更爱他!

我转身飞出去一个杯子我说我叫你再爱!

我哭了,我认为谁都没有资格跟我说这句话。

赛宁说你干什么你过分了!

我看着赛宁,我的宝贝赛宁,我伟大的父亲说过这个男人爱我不会超过一年。“百里之外,最美丽的是杨树的眼睛。”赛宁的眼睛在我看来就是那种“杨树的眼睛”。我看着那双时刻令我心动的眼睛,我现在还能相信谁?

我立刻就成了“阴谋论”者。我不想走了,我要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

旗说赛宁你爱我吗？

旗走到我们面前她对我说你不要影响他，我今天只要听他的一句真心话。这是赛宁进来以后她第一次看着我。这个小小的旗真的很不善良，但她像是有一种迷幻作用，她让我和赛宁都站在那儿直发愣。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的。我不想再见到这些衣服，因为喜欢这些衣服的男人是个小丑。旗开始脱衣服，她把衣服一件件扔到赛宁身上。皮肤的颜色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哭起来。我看见“瘦弱”在她身上突然成为一种与尊严有关的象征，我发现这个小娘子的确很美，以前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美，现在我认为那是一种与身俱来的“伤心的美”。

我已把你看透！

旗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堆唱片扔向赛宁。赛宁蹲下来捡唱片，他的脸色十分难看，这让我心疼。

你知道吗？我现在对你毫无感觉可言，我要你从我的生活中走开，永远得走开。

赛宁似乎是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抱着他的唱片打开门往外走，旗的声音又温柔起来我以为你是对我好的人，我可以为这去做任何事情，我错了，我总是看错人。

我说旗你是看错人了，他已经爱我了，他不可以再爱你。他不可以的，你也不可以这样要求他，我们是真的爱，我们很爱很爱的。

我的眼泪不停地流着，旗的眼泪也不停地流着，她说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背着我勾引赛宁，现在你说抱歉？

旗的声音一下子就冷了，她一字一句地说有一件事你最好搞清楚，是赛宁来我家上我的床，不是我来你们家上你们的床。这话立刻就把我给说服了，我狼狽地冲出了旗的家，我为这一切感到羞耻。

在大楼底下我看到赛宁蹲在那，我说别跟着我，我会回家的。

我在马路上乱走，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一边走一边在为这对狗男女设计种种艳情场面，我的头在不停地摇着，最终连我自

己都觉着这样去猜测别人多少有点卑鄙。我总是在相信也许我一生都无法得到的爱,我为自己感到难受。

回到家时我看见赛宁坐在家门口,我说怎么了你失魂落魄得连钥匙都丢了?

我发现门已经被打开了我说赛宁你不会连这个家都不敢呆了吧?

赛宁把我抱在怀里他用极小的声音好半天才说出句别离开我求你了。

这种话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却仍会让我感动。

他抱得我一动也动不了。

你放开我,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赛宁跪在我面前开始舔我,我看到他哭了。当我开始抚摸他的头发,他突然把我推到墙上,我再次知道我就是不能没有这个男人,除了这一点,这个世界我完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么想着我开始哭起来。我说我求你了,别不要我,我不够好吗?我求你别抛弃我,我什么也没有,我只有你。

我们好久没做爱了(我本来以为他把能量都释放到音乐里去了),赛宁是那种永远在做爱时给我“梦的感觉”让我触电的男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两个分不开的重要原因。我们总是这样,吵架了就闪电般进入爱抚,好像吵架特别能够刺激这个男人对我的欲求,每次吵架后的做爱他都可以玩出些新花样。在我们的肉体碰撞中,我始终处于被动,我喜欢他向我施虐,那给我带来无限快感,我有时也会为此而羞耻,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人像我们这般做爱。我无助的身体,我搞不清楚我所谓的高潮是身体上的还是脑子里的,自从旗告诉我她有一次在高潮中昏了过去之后,我就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过高潮了。这种迷惑挺恐怖的。我想拥有完美的身体,完美的自己,可什么时候我才可以有能力确定呢?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赛宁总在那种时刻想做到做死在我身上为止。这个男人善于不断地打开我的身体,他让我的身体不断走向极限,但却无法让我确定到底什么才是高潮,我想这是我的问题。

我们开始喝酒,我们已经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我边喝酒边说